

甯陽續志

光緒五年增修

第拾冊

卷十九

藝文四

卷二十

藝文五

甯陽縣志卷二十九總目

藝文四

記下十六首

重修儒學記

明張登雲

新鐫靈石記

王廷薦

顏廟新增祀典記

王廷薦

重修文廟記

陳廷謨

分給學田記

蘇太初

重修察院記

國朝及畚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九總目

重修禹廟記

施閏章

重建縣堂記

王天眷

社倉記

趙纘

重修文廟記

楊毓蘭

南園記

周遠昌

重修石壩記

周遠昌

重修公廨記

黃恩彤

汶渡船橋記

黃恩彤

勵士亭記 續增

劉潤沂



梧桐峪記 續增

曹伯恩

序十一首

魯義姑姊詩序

明 薛瑄

東魯先生文集序

薛瑄

東魯先生詩集序

薛瑄

贈王給事中序 增補

薛瑄

送王府尹致政序 增補

薛瑄

撫薊奏略後序 增補

張維樞

新泉小序

張克文

甯陽縣志 卷之二十九 總目

二

魯雅序

戴燦

贈徐圖南明府入覲序

張登雲

參政甯公陞任陝西廉憲序

國朝 史大成

蠶桑錄要序

黃恩彤

藝文五

傳十六首

魯義姑姊傳

漢 劉向

周孝子傳

國朝 吳欲達

兩孝子合傳

周丙範

義僕傳

劉偉瞻

書劉氏老僕

黃恩霽

毛雷傳

劉偉瞻

陳墀傳

黃恩彤

楊磊運傳

吳瀛洲

書家續齋翁孝友事略

周遠昌

衡烈女傳

吳步韓

書柳孝子

劉偉瞻

甯陽縣典史龔君死難事略

黃恩彤

甯陽縣志

卷之

十九總目

三

州別駕劉蘭署父子死事傳略

黃恩彤

魏烈婦傳

黃恩彤

高烈婦傳

黃恩彤

節婦程氏傳

孔繼虞

論三首

辨和同論

漢 劉 梁

公斂處父不墮成論

國朝 黃恩彤

申傳書論

劉崇勛

議一首

毛孝子復讐議

黃恩彤

說三首

汝陽說

黃恩彤

甯陽龔邱兩故城說

黃恩彤

奉符說

甯葆惺

辨三首

孝子石碣辨

周百順

高子羔葬妻犯禾辨

黃恩彤

成邨辨

黃恩彤

甯陽縣志

卷之

十九總目

四

甯陽縣志卷十九

藝文四

記下

重修儒學記

張登雲

明邑人見文學傳

萬曆丁未

三十五年

夏之季天子以吾邑為望國襟帶之邦

特選石文之賢宰之是得吳公下車蒞政之三日首朝夫子之宮釋菜成禮乃謁啟聖瞻文昌登明倫堂修講事已又周環延倚而嘆喟者三乃咨學宮創飭興廢久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一

近之由曰百工成事爰以居肆惟茲學宮乃吾君子致道之區邦國於此飲射讀灋聽政受馘焉顧圯且陋胡以作俊髦而儲縣官將相之需於是博士弟子員應之曰惟茲不腆之邑東山秉笏汶流環帶元夫魁士照耀今昔邇者寥寥塵司土者之憂先是徐侯名汝冀任五載於斯歲乙巳以堪輿家言更櫺星門而卻之數武移啟聖祠於聖廟之東北文昌祠則改諸東南隈而閣之修茲三者徐侯以擢守沂州行握篆者遽廬而日僕僕然期會奔趨之不暇暇問學宮也我公憮然曰學校官家

之始基教化牧民之首務此任責之異人哉遂卜吉晝
鳩工庀材公又蠲月俸捐贖鍰藉隄防之夫而給其饗
餼百所事事視昔而加侈焉亟新正殿載妥聖神若尊
經閣明倫堂埒如滲如者以次而舉暨諸大成三門東
西兩廡鄉賢名宦二祠學博退食之所青衿絃誦之區
以至庖福庫廩之屬狹者拓之迂者遂之亢者夷之凹
者培之欹者持之衛以繚垣文以赭堊帑勿費氓勿供
峻叟轅童聯袂而歌宗廟百官之美且富者趾相錯也
矧游於斯息於斯聚屬徒於斯者哉工始於丁未之秋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記

二

越戊申_{二十六年}夏而告竣焉博士弟子員相率而徵登雲

言登雲曰學校之設凡以闡道明倫也懋德成材俾佐
治理冀以標伐霄壤垂策春秋今者童蒙佔畢之初動
以聖賢德猷皇王勳勩自參其口孰不曰此遊庠校者
之得爲也一日釋躋登庸禹禹昂昂襲衿之光以耀粉
榆躬曲而舌圓象莊而行僻寄之一命輒急囊囊滋封
殖枝繁而本剝胡其首尾之刺戾也生多遺行沒獲嘉
名是非筌蹄乎利達者哉諸士際我公作新之會正焱
駭雲迅之秋也抑胡不奮逸馳競期底於有成藏修則

敦本刊華罔以卑庸自下出則服勞內外握國將相之
權不以級廩輕肥縈懷不以黜陟愁懽揉念不以死生
利害殊心筋幹乎巖廊鎖鑰乎關塞朝廷所以托重而
恃力者斯焉得矣始焉揚芬於藝圃終焉健隼於修達
高風亮節超凡蓋代社稷黎苗尙亦有利哉夫厥志不
尙名隳厥功不純業隳故余又以靜專之功相助爲學
弗靜則志斂於軫轉不見康節從遊百原乎冬不鑪夏
不扇康節何人也弗專則意淆於二三不見希文以友
會文乎斷齏畫粥家書不啟希文又何人也邵以學廣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三

譽范以勳昌時諸士能毋崇惰悒歲決命而爭首焉有
爲者亦若是不則辜我公之嘉惠且虛獮獮相勸之懷
是不然之甚者也噫嘻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運之煌煌
期會乃昌旭旻倏忽誰其我與諸士其罔嬉厥功哉是
役也徐侯創之於政成之後我公亟之於蒞政之先猗
歟二公厥美且盛果能相與以有成也斯不亦偉歟公
諱夢周字孔思心東其別號也爲順天府大城縣人登
萬曆辛卯鄉進士

按有明一代甯陽之爲古文詩歌者
不乏人而體裁亦異許襄敏之文宋
體也張副使則學漢魏者也蓋明自中葉以後王李之
學盛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當

時咸取則焉副使於滄溟爲鄉後輩又字曰攀龍其宗仰可知矣

新鑄靈石記

王廷薦 明新城人邑令見秩官表

今皇上御極之四十三年 舊志職官志廷薦萬曆四十五年任與此記及顏廟記不

合今改正 歲在乙卯東省大旱民饑迄次年丙辰復旱甚至

廬聖天子憂遣官發銀粟以賑之全活者數百萬而由

春至夏旱如故所在監司計無所出聞之民間滋陽縣

石佛寺有靈石相傳有能請去虔禱卽有雨迺於五月

朔日蒙兗東分巡道副使沈檄各屬州縣接請靈石所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四

到輒應越三日石至甯陽余方在告不能出昇至後宅

焚香拜祝訖開緩視之其大方尺厚僅三寸前面有咒

文後面記年月乃宋淳化間物也竊念石安能靈其靈

者咒之所爲歟此必異人有道術者爲之也夫咒在則

靈在凡石皆可鑄也用是命工擇石之精細者依式創

造一方復令善書者摹其咒文刻之上如法藏之城隍

廟井中遇旱卽出石以禱似於地方有賴而民稱便矣

此非惑俗也蓋理本自無而有誠則有感卽通要在有

司與境內士民設誠而寶重之云爾重之則石靈旱其

可救乎明萬曆四十四年仲夏之吉

顏廟新增祭典記

王廷薦

曲阜古魯國孔顏篤生之鄉也闡爲下邑相距再舍而近復聖雲來實僑居邑泗高之里裔分八門東西托處者各半復聖之有特祠於闡也實始諸此幾百年沿革不一顏氏子孫幾埒編戶廟貌亦漸陵夷觀者憫焉國初高皇特優先聖先賢之後伏覩御謹身殿諭崔宗伯天語諄切優禮備至嗣是守臣得請復聖子孫之寓吾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五

闡者田減厥租身除若調俾專供歲時廟祀且重飾棟宇不一而足一時衣冠文物俎豆蒸嘗赫然煥然稱極盛已昔人有以三衢爲闕里者吾闡將不又一陋巷也與哉然而粢盛不公廩也令長不親承也禮樂之不備灌獻之不周也顏夫子在天之靈不幾有餘恫乎乙卯冬余以職事周歷鄉陬因得拜泗高里之復聖古祠知祀事之缺而未備也非守土之責而誰責與謹擇今春仲上丁二日齋沐戒虔具少牢齋香帛羹醑遠祀庭堂且期春秋將事永永爲式猶恐有其廢之莫或舉也於

是聞諸當道載諸祀典用詔來者毋致失墜不惟復聖
之格歆無既卽顏氏子孫亦少藉以申其報本返始之
思乎是役也廣文成君以視牲行與有勞勩因備書之
麗牲之碑明萬曆四十四年五月

重修文廟記 節錄

陳廷謨

舊志云明
乾侯人

甯陽學宮乃我明洪武初稽古定制仍勝國之舊而爲
之者也宣景成宏厯新舊規至嘉靖乙未歲復因前之
式廓而光大之邇年學宮頽敝當事者視爲籛廬不任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記

六

修飾否則如匪行邁謀與衆爲政吾師冀壤白先生

名宏

道

以今皇御極之乙巳

崇禎
二年

奉命率邑始至釋菜聖廟

睠顧堂皇卽慨然有潤色之思直以水旱頻仍兵賦繁
劇未易驟議更張今且報政矣徧觀百度煥焉惟茲殿
庭實飄搖於風雨先生翊聖宏化之深心蓋有怵乎不
安者乃商之博士弟子員輩量工命日絜間架土物鉤
稽出納捐俸銀二百有奇付諸部民之勤而慎者俾董
其役以其半爲埏埴鑪冶龍脊螭頭併琉璃甌瓦什之
二庀他材具若梁薨櫨榑之屬一切厚償其值什之三

既匠石氏享諸賃傭與夫粉藻塗墍咸倚辦焉先生每
視事之暇輒詣學省覽而署教蘇君名太初司訓張君名文
奏時昕夕相從以周旋其間則見一堂之上腐者易而
堅陳者推而新金碧丹雘陸離奪目櫺星門扉半已朽
蠹則盡更之戶樞下另增石塾使得不壞門外舊樹棹
楔爲屏制頗狹小則兩旁翼以疏甍若亭障然其左右
邊幅各植欄楯以爲外衛皆宏敞軒豁稱偉觀云是役
也經始於伏月二十二工竣於元月初吉用不假於官
帑力不妨於公旬一木一石悉先生手自綜理而不爲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七

苟且補苴之計既告成先生以書屬余記其事陳子曰
文德與治化相表裏故自昔犧象出門則戎馬在郊蓋
聖學之不可一日弛於世也甯陽介妖蓮驛騷之餘撫
綏方亟近復登兵稱亂勢且震鄰計先生於此竟日繕
城堡綢繆戶牖之不遑顧獨能扼要樽俎矻矻焉以鼎
新學宮爲第一義直所謂修其本以勝之者坐使四郊
按堵而洙泗聖統巍然與廟貌並峙豈非表章文教之
明效也哉吾於是而知先生建廟之意若此其至也因
詳述而敘次之以誌不朽云

分給學田記

蘇太初

明教諭見秩官表舊志於此記署曰古岡今莘縣

莊皇之辛未

隆慶五年

歲邑侯何槐堂

名玉德

公創設學田一

頃九十畝

見前李孟春記

歲賦其入以贍寒士後公以南侍御

遷去制久而湮半為豪有力者所割據一二胥吏且因

而侵漁其間即存者什一猶餽羊耳頃冀侯蒞任之一

年是為今上辛未

崇禎四年

政通人和百廢俱舉而於學校

尤特加意一日語余及司訓張君曰士實有田而委之

編氓使不霑升斗何置學田之為也曷按籍而分授之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八

於是余與張君竭蹶從事稽查其田之實在及隱沒若干清其冒濫正其那移任怨任謗所不辭焉隨詣諸生於堂矢公商略計畝均分以宣邈冀侯之德意先是原田有被強宗影占者侯首為剗割還之至是除貧生之久已耕管或近曾告承者僅存實田一頃二十畝順羣情之所欲而與之調停俾之各有分土雖地不加增勢難徧及而貧者先霑冀侯之育材雅化實與侍御公輝映後先矣冀侯諱宏道號壤白北直之成安人崇禎五年歲次壬申夏六月中浣吉日

重修察院記 節錄

及 畚 夾河人邑令
見秩官表

甯當南北孔道冠蓋鱗集輪蹏輻輳月不日虛自兵燹
之後繼以淫霖民舍毀十之七八而廨宇與焉每一臺
使者行部輒皇皇懼無以受客為獲罪也余初履任見
廢墜未可悉舉思欲亟營一區以作臥節處僉謂非輕
功可加而民勞又未宜役也越三年庚寅春夏之交旱
民不可田余曰是可役矣乃於縣治西南隅一百步原
有行署一所棟堵雖淪柱礎猶存更古柏數株鬱鬱蒼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九

蒼奇可觀也於是踵事增華材庀諸估工鳩諸顧甄瓦
易之廢衰之餘工始於三月落成於四月所建堂室門
廡廚廁共二十八間丹堊之緣飾之併展几顏聯之類
莫不畢具余往闔之抃手笑曰是可以受客而無獲於
罪矣礪石而勒之以誌歲月順治十一年歲次甲午孟
冬之吉

重修禹廟記

施閏章

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進士順治十三年以僉事任提學道文章都雅尤邃於

詩與宋琬齊名
時稱南施北宋

歲己亥順治十年春北鄉二字必有誤三十里堤城壩重新禹

王廟成主之者工部員外郎國初沿明制設工部南河都水分司駐濟甯康熙

十二年劉君元琬以書請紀日月閏章謹記之曰嗟乎余

讀禹貢歎明德之遠也禹治水行天下陸以車水以舟

泥以橈山以樁東西朔南胼胝十三載三過門不入以

告成功民澹其災其膏澤之繫人心若江河之行地中

苟視息飲食踐土而居者固宜家尸祝尸烝嘗也况川

澤之險漕渠之要害奔流湍悍嚙石決隄邱陵不能塞

其潰萬夫不能施其勇神實尸之俾享厥利有不食於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十

斯土者哉甯陽舊有禹廟下臨汶河其地為堤城壩元

至正初築以遏汶水使南流入洸以注漕渠通貢賦然

其水衝激浩汗不可遏土堰遂決明成化間易石堰久

之復壞傷稼漂廬舍屢為民害萬厯中年又新之終以

潰決遂廢而禹廟去其岸半里春秋兩祀丁酉順治十

閏章治任閏章治任四年即閏章治任

小艇壞受數人二人鼓棹二人掬舟之水而出之僅得

濟從騎不能待解鞍亂流失人一騎一食頃出於淵若

掖之者余方坐廟中其人叩頭廟門泣曰神活我其信

然哉廟故偉麗庭有檜柏不見白日後一樹夭矯作龍形皆數百年物也經亂廟圯毀風號雨剝神不安處問其氓盍葺諸曰歲不登也或曰噫民力殫也余建議官爲出力不以役民告之總河尙書楊公名方興楊公是俞以囑屯田員外郎劉君即元琬徧告庶僚是襄是圖役十有四月費六百緡材堅以良垣周以固宇高以達丹雘之屬潔以華歲適告稔水安於漕民康於室鄉之人刑牲酌酒頌神之德而閩章繫以詩詩曰帝錫元圭九州是奠括海函山厥稱禹甸汶泗之間魚龍所宮湍悍隳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十一

突畚鍤無功乃肅神祀陰捍菑患汶洸安流漕渠輸灌喪亂旣興俎豆不飭神罔怨恫哀我民力暑雨暴漲烝徒孔危旣沒而出匪神之私神實在天驂龍駕螭神之來斯髣髴靈旂伐材作廟祀事具舉役無民病神獲安宇民之祀神有圭有菽伐鼓坎坎其樂陶陶是用報饗黍稷千億填澮塞渠魚鼈蕃殖鉅野不溢東原底平通艘利涉民靡震驚爰琢貞珉以刻斯文千秋百世穀我烝民順治己亥八月之吉

重建縣堂記

王天眷

濟甯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工部侍郎

縣治自秦漢以降其因循改革載在祭酒王思誠教授

韓珪

韓珪非教授

文淵閣學士許彬之記此不復述自明正

統中知縣事王公諱傑者重加修葺廣其規模迄今二

百餘年榱桷日就朽敝歲己亥

順治十六年

淫雨連縣而大

堂遂全傾圮無復有存泣事臨民殆不啻露居而野處

矣新安何公

名如龍

來牧甯邑以甯民之疲勞貧困也一

以靜事息人爲務然以縣治爲臨民發政之地不加興

創無以肅觀瞻常指廳事太息曰是烏可以已乎且不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十三

有作者則後其奚賴於是割俸鳩工庀材其人力則募

諸傭食之夫其物料則以金錢相貨竟無絲粟勞民而

正堂三間左右兩庫後廊前廈以及六房阜舍次第具

舉輪然與然經始於順治十八年

舊志建置門誤作十五年按如龍於十六

年甫蒞任何能十五年卽修署乎

八月十三日落成於康熙元年十月

十五日余懷古之循吏每嘗究其設施安靜者以不擾

標名任事者以成功見美然安靜者每有因循之病任

事者類爲怨謗所歸稽之輿論均難盡善若公之大興

廢墜而民竟不知有土木之工旣克成功又能不擾其

視古之循吏不更難歟而公之臨民政績後之追溯者亦可因此以概其生平矣

社倉記

趙

纘

灤州人邑令
見秩官表

嘗觀王制及周禮荒政諸書而知積儲者天下之大命也蓋氣數難必災祲無定使非有經畫遠略卽殫恤患殊恩其勢每不能以相濟懷利物者與其救之於已荒之後孰若救之於未荒之先粵稽漢有常平倉隋有義倉至宋乾道朱熹始行社倉之法後咸遵之稱便士君子出而膺民社之責非僅踐土食毛當思爲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記

三

聖天子養百姓施補救之方詎得徒抱杞憂耶則舍社倉之

建亦無長策矣予以乙巳

康熙
四年

冬杪涖治龔地未及撫

循卽值春旱滿目流離不勝慘怛况龔邑素號瘠土民亡蓋藏捐俸炊粥罔克周濟幸荷

皇仁大賚發帑分賑更蠲本年錢糧故甯民得以稍甦蘇子

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游饑矧以丙春再不雨乎予殫心焦思弗遑安處綢繆早計非市口惠申文陳請修復社倉之制酌成法而合

時勢以期有備無患蓋建倉各隨本社儲粟仍在民間或於秋成頗收之歲勸民量力捐助未嘗強以必行然事涉於義卽寒儉猶將先之而有餘者詎甘自後乎每倉立一方正社司筭其出納仍卽本社素所敬信之人俱令其自相推舉有司不過歲一稽查總其成數而已至夏冬出陳入新務聽民便惟視豐歉爲變通若遇凶歲則各有本社所積之穀止賑及本社村疇雖博濟有願而勢難遠給也是則勸輸雖在於官而出納實在於民旣無胥吏之擾亦免浸漁之患似可永行而無弊者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古

於康熙五年具申本府轉詳各憲臺批示准行卽躬巡闔里查其舊制毫無存者糾集紳衿鄉耆等酌議建置或創爲營構或因勢改造共立一十九處丁未暮春告竣其所儲之穀自本身捐俸外及各社有力樂輸者共得五百六十一石竊以充庾有基可圖漸廣不期謬承銓陟俾牧許昌予用是皇然未竟矣維持擴充是所望於同心同德之君子儻以首事貞珉予則何敢康熙六年歲次丁未仲夏之吉

重修文廟記

康熙十年

楊毓蘭 新鄉人康熙九年以
僉事任山東提學道

治之興也視乎人材而育材之地根本重焉余奉

命校士齊魯夫齊魯孔孟之鄉大聖大賢之所從出也余將

與多士敦說詩禮型講仁讓雍雍於泮水澤宮間以勿

墜先聖賢業是望乃閱歷所至見有學宮頽廢廟貌不

整望之削色又何以妥先師靈而為育材地根本計哉

於是檄行郡邑守宰多方設法隨時修葺其有倡先率

眾者則薦剡隨之不敢負作人意也甯陽縣自兵火後

聖廟傾圮歷有年矣劉令 名興漢 素得邑心躬先捐貲鳩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記 五

工庀材闔邑士大夫並素封子俱欣欣向往自春徂秋

工告厥成殿庭翼然廡序咸式增器備制品次有章誠

盛舉也求言於余以彰不朽余覽而歎曰令其賢矣哉

夫道之所宗者聖也教之所崇者文也宗聖崇文以育

人材以昭政治者宰吏之職也學宮新則士氣彰士氣

彰則吏治修煥一代之令典振累年之曠舉令其賢矣

哉使諸邑皆視而效之治士以治民變齊變魯於是

有重望矣爰為辭以誌之曰

翼翼新廟 邑宰成之 自門徂堂 自宇徂基

既齊既勅 以振以釐 清爽亢潔 閎深逶迤

南園記

周遠昌 邑人見
科目表

甯陽當汶泗之交東北多山而環境皆泉其地宜園宜池宜亭榭故在魯則有蛇淵園漢之蛇邱縣也有曲水池亭漢之汶陽縣也雖未能求其遺蹟所在大抵相去不遠乃歷漢以降罕有以名園著稱者豈其民敦本力農不暇為遊觀興築之事歟抑有其地而至今湮沒無傳歟余所及見則南園其一也南園者在邑之南郭外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記

六

明觀察浩字張公日涉園之故址也當時有瑞芝樓小西湖拔玉亭明秀臺小崆峒諸勝又有詩人朱則虞昆仲及張周歷周紹業輩相與觴詠其中尚書節菴吳公時方敷歷中外亦遙相唱和一切林泉之美賓從之雅讌集之娛篇什之富可謂盛哉鼎遷而後漸以傾圮斷瓦殘礫半沈蕪於離離禾黍中會余外舅李穆亭先生以農曹郎早賦遂初里居多暇爰即舊址葺而新之構精舍數十楹長廊曲檻繚以周垣旁植嘉木中則浚沼蒔蓮畜魚數千頭游泳可數環沼雜藝羣蔬瓜架豆棚

往往與花竹交映由是都人士嘖嘖稱南園云憶昔道光壬午重九之夕先生觴余園中煨芋烹菽佐之池鮮白日西匿華燈繼陳觥籌交錯笙歌間作雖未知與觀察當日若何要亦一時之雅集也未幾先生歸道山嗣子繼逝諸孫幼弱無復過問此園者卽余之足跡不至且二十年癸卯初夏偶經園側微聞人鳥相語款扉入則深草沒階荒苔掩徑禿梅挂檐游藤入窗惟菘韭果菘之屬蒼然猶茂依稀疇昔不禁惆悵久之低徊不忍去因向主人假館稍稍理其荒穢就其爽塏得一曲室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七

垂箔淨几偃息誦讀其中間汲泉瀹茗要二三同志劇談賦詩爲樂東望蟠龍鳳凰諸山空青浮翠宛在几闌西眺平疇桑麻交蔭萬綠成海南鄰鐵佛蕭洒諸村春歌互答炊煙幾縷輕風颺出籬落間北雖負郭而溪橋碧陰晻靄如畫濠梁之趣翛然意遠蓋至此而南園幾若爲余之南園且夫地之廢興亦何定之有哉余生也晚不及見觀察日涉園之勝顧嘗親侍農部爲流連信宿之歡會幾何時頓成陳迹所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者非邪雖然天下事直寄焉耳矣觀察以前此園不知

誰屬也乃觀察得之而爲日涉園觀察以後此園不知誰屬也乃農部復得之而爲南園不知異日之南園又將誰屬不意今日之南園無端偶屬於余故觀察與農部皆寄也余又寄之寄也莊子之言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余亦曰方其寄也不知其寄也寄之中又記所寄焉作南園記

重修石壩記

周遠昌

吾邑太平村爲漢鉅平舊治宋元置太平鎮巡檢司距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六

今縣治東北七十餘里北控齊郊南通魯甸人煙之所輻輳行旅之所往來輪蹠交錯境內一通衢也村東枕山襟溪岡巒起伏每當霖霖暴注山水漲發駭浪奔衝匯爲行潦村西有嶺曰西嶺乃宋進士姜潛扶母避水處也其水東來與山溪之水交注橫流客旅病涉卽居人趨田納稼亦多弗便此地舊設石壩土名二虎普濟行人兼護村基第歷年旣久陽侯侵嚙土石不固道光丙午夏秋之交積雨而兩月東西山嶺諸水勢若建瓴決岸穿渠壩乃寢壞里有長者元善任翁有志重修未

果其冢嗣司校欲踵成之亦齎志以歿茲其次子司登慨然以承先志興要工爲己任蚤作夜思靡安寢饋需費浩繁孤擎難舉爰糾同志廣爲勸募會時和歲稔比戶饒衍都人士各輸金錢無稍吝於是集衆鳩工運石輦土益拓舊樵厚築堅砌凡三閱月而事葳繇巨聳起虹垂雲疊峙爲重障蔚作麗觀夫而後水歸故壑湍不舞衢一切步者騎者輿者負且擔者蓑笠而耘且穫者莫不取道於是闐咽砰訇軼蕩樂喜若踐慈航而登彼岸乃相與誦曰美哉壩工微任君之力不及此今將謀立石丐余爲文以紀余旣嘉壩之廢而復修與工之速而且固尤重任君克紹其父兄之志而偕好義諸君子協力以底於成也故樂爲之記以垂不朽

重修公廨記

黃恩彤

見前

令長爲親民之官顧有與民同者有與民異者何同乎爾欲惡之相通斯性情之弗隔也何異乎爾崇卑之必辨斯體制之各殊也天下惟貴可以治賤而貴不徒貴必有所以明其貴故行則有儀從居則有堂皇有廨宇

非過爲是魏魏沈沈將以居高臨下俾斯民仰而望之
肅然作其敬畏而後奉法者弗敢嫚卽懷恩者罔有狎
是以象取牙旗則曰衙義通部署則曰署所繫詎不重
哉甯陽舊署創始有元厥後迭廢迭興俱詳往記我

朝自前令劉公興漢郭公撰再修以來迄今凡閱數十年
雖小有補苴莫救傾圮頽垣斷楹上雨旁風儻焉難恃
匪伊朝夕今明府清苑陳公於道光丙午來令是邑甫
下車卽有志重修未遑也亦旣董率紳士築汝隄三百
七十四丈又增修縣志拓爲二十四卷政通人和百廢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記

三

具舉乃有事於修署之役鳩工度材規畫周密經始於
咸豐元年四月朔日落成於是年九月望日自大堂二
堂外而儀門內而寢室欹者扶之隕者完之朽者更之
污者潔之塗墍黝堊煥然壯觀室以楹計一百二十八
木以根計一千三百九十甍瓦以箇計九萬四千二百
七十八麻灰以觔計七萬七千八百九十是役也名仍
舊貫實同改作計糜金錢三千五百七十貫有奇悉出
明府廉俸之餘絲毫不以累民事旣歲明府屬余爲文
以記余嘗北越塞垣南度嶺嶠所過縣邑公署大抵荒

陋居多而河北尤甚竊嘗思得其故蓋其始多沿前朝之舊或創自

國初二百年來理大物博司農度支煩鉅先其所急既未便損水衡儲積爲下邑興不時之工而官是土者往往視同逆旅傳舍媮安目前曾不爲綢繆經久計此亦積漸使之然也今明府慨然修廢舉墜悉舊署而新之費繁而已不愆事集而民不知其精思宏畫過人遠矣明府名紀勛靖夫其別字云

汶渡船橋記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三

黃恩彤

汶水發源萊蕪之原山循徂嶽而西南流數百里昔以限齊魯今以界兗泰其間渡口大小不一而扼南北襟喉爲由兗達泰第一要津實惟甯陽新樂社之陳家店蓋其地當孔道旣爲魯西諸郡縣赴省通衢而大江南北行旅命駕入都者亦往往假道於是每當夏秋霖霖汶流暴漲澎湃奔衝勢侔巨浸問渡者非望洋而歎卽臨河而返此船之不可不設也洎夫秋潦漸消沙洲畢露溜勢挾沙深淺非一篙櫓莫施輪蹠輒陷此橋之不

可不建也汶渡之有船橋昔無可考稽諸郡志康熙三十六年前邑令李公温皋捐造三船並贍水手號爲義渡隆冬水涸乃置草橋惟是船乏歲修橋無公費歷久寢以壞隳而行人絡繹需船需橋者沓來紛集官不能給則藉力於本社附近之民亦勢之不得已也顧船橋旣役之民矣而二者之外所謂雜項差徭者復錯出其間於是民力弗堪役且尋廢乾隆中里有朱翁辰昭字北華慨然念之爰集紳耆投牒訴縣請由本社合造船橋他徭永免縣允所請民困用甦嗣是踵而行之且數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三

十年履畝科費歲歲爲勞仍貽民累翁之孫繼宗字紹祖者復變通舊章博諏衆論慮船之苦於歲修也乃於嘉慶十年議以舊有商船兼代民船供役慮橋之疲於歲造也乃議設輿梁會積腳價羨餘裒集公費並割腴田五畝捐入會中以備造橋充然有餘蓋至是而渡口獲船橋之用里下省船橋之費其規畫亦云善矣竊維自古爲政不遺纖悉故除道成梁載諸經制而列邦賢相不惜以乘輿濟人今

國家方制萬里較昔之分疆而理細大迥殊勢不能於野

渡荒津一一代謀舟楫扛梁之務而地方有司簿書期會之不暇於此中委曲煩瑣或難詳悉周知所賴其鄉之士君子鉤考利弊籌計久遠俾旅不病涉而民不知累其裨益豈淺鮮哉且是役也北華翁肇始於前紹祖圖終於後祖若孫世濟其美以底於成其造福於桑梓甚大則流慶雲祇詎有涯邪是烏可以弗記

勵士亭記 續增

劉潤沂

邑人見選舉表

蟠龍玉洞者甯陽八景之一也舊傳爲掘土出洞內有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三

玉皇神像焉其說近誕大抵始則土人因洞爲宇而塑像其中後乃爲平樓爲王母池爲山門並學舍三間此玉洞之舊規也康熙五十四年季公廷銓實蒞斯土復於洞東數十武置勵士亭方廣八尺砌石爲臺牆以輒而覆以瓦爲學於斯者講習之所意甚善也乃學士文人登高遠眺非心曠神怡作煙霞之想卽朋儕歡聚酒酣耳熱竟號呶而無所顧忌士何與於亭亭何與於士者先君子因居址甚近慨然有感道光丙申乃架平樓爲文昌閣於對峯建魁星樓募疏之外捐重貲以成之

工既竣近村人皆曰此足爲玉洞生色矣先君子曰否
否不觀季公之亭乎夫季公吾甯之賢令尹也乃名亭
者不以山不以地不以故事而直名曰勵士殆謂聖門
從遊舞雩而有崇德修慝之問或者有人於此觀象於
山不憚繼長增高弗虧一簣以爲希賢希聖之基士之
上也否則覃心文章奮跡科名亦有志之士也若文昌
則世以爲司文章者也吾不知其果司文章否也人皆
文章之則吾亦文章之已爾而士則固宜覃心文章也
若魁星則世以爲主科名者也吾不知其果主科名否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三

也人皆科名之則吾亦科名之已爾而士則固宜奮跡
科名也使自命爲士者觸於目而有感於心殷然體所
以名亭之義而發高文擢巍科蔚爲華國之器有用之
材以無負賢令尹勵士之願焉斯可耳因顧沂而言曰
小子志之追維往事爰濡筆而爲之記

梧桐峪記

續增

曹伯恩

邑廩生

尼山之北有山曰石門東北里許爲梧桐峪舊多梧桐
樹因以得名東有峻嶺南接石門之虎峯北有靈爵三

台諸山相環繞折而西與泗山連地不加高而羣山萬壑騰躍奔赴北望東嶽徂徠新甫翠屏千仞遙列百里外其最遠者僅見一角而黛抹雲皴秀色如畫循嶺而南登石門絕頂遠眺白雲爲天風所鼓寶花璀璨不獨坐攬一十四峯之勝遙見汶水如帶泗水出尼山後繞曲阜西南流厯厯可指魯殿秦碑如在虛無想像中東南盡瑯琊極滄溟西則九仙鳳凰彩郜雲杏諸山排闥送青指揮任我回顧梧桐峪小如彈丸矣峪在四山中望之蒼然惟一徑可通緣徑行且盡忽聞雞犬聲始知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三五

有人家則曹李數姓誅茅聚處於此亦一村落也村外一峯石骨嶙峋澗底泉聲淙淙引泉爲曲池多植荷蒲夾岸種桃花不知幾千百株尤多雜果春夏之交萬花齊放幽禽絮語秋末紅葉如火繖爛漫於巖巒谿徑間山果有土名托盤者赤如瑪瑙味甘與石李略同石李亦山果醫家以其子療疾名郁李仁殆卽戴記之棋而托盤不知於古何名也又產佛手柑質堅而香烈大勝南產有司用以充貢山家植之有法頗得善價移諸他處往往華而不實匪直人力殆地利固殊歟山田磽瘠

多荒蕪可牧養近年人煙漸密無不墾之田夏秋山潦漲發最易冲刷故山農勤苦倍他處卽飄風急雨亦必披蓑荷鍤趨往護田莫敢稍緩若終歲雨暘時若可得薄收町疃阪險多植番薯瓜瓠等物或煙草以防饑歲納稼後卽往山中圍獵取狐貉之屬貉類獾而小皮可爲裘紕於狐而優於羔俗呼爲豪子蓋貉之訛音也澗谷間喬木蒼蔚衆鳥翔棲多至數十百種居人弋取爲利亦有入山採藥者其治生拮据可知而風俗樸厚無市井陋習歲時有慶招親友話桑麻不知人間有爭競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記

三

事陶淵明桃花源記稱風俗之美景物之幽蓋寓言非必果有其地而此峪林密山深外人罕到卽是桃源正不必在武陵耳鄉先輩孔東塘先生石門山記云環中峯而北入梧桐峪問村人知是唐張氏隱居故址按張氏名叔明與太白俱隱徂徠號竹溪六逸因太白得交少陵故少陵兩度來訪俱有詩其一曰石門斜日到林邱卽石門也其一曰山村前路險卽梧桐峪也東塘博洽其言應有據然知者希矣竊以六逸中少陵贈詩者太白外惟叔明與孔巢父然太白受明皇特達之知尋

致夜郎之謫巢父以才力知名於時竟爲李懷光所害
均有媿於少陵之詩卽少陵叫閨獻賦一生顛沛流離
亦未免自媿其詩而叔明獨翛然高寄徜徉泉石以終
其身不爲世網所絆以視三子之所以自處者何如哉
是亦足以風已峪中居人曹氏余宗也延余誨其子弟
假館山中且數年於其景物風俗知之頗悉因述其厓
略而爲之記

序

魯義姑姊詩序

薛

瑄

字德温明河津人詳見學校
聖廟從祀先儒及王賢傳注

魯義姑者今魯之甯陽人也春秋時齊兵入境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以行兵且及之婦人乃棄其所抱抱其所攜急趨山谷齊將異焉追及而問其故婦人對曰棄其所抱者子也抱其所攜者姪也妾迫於兵懼子姪不能兩全故抱姪棄子將割私愛而全公義也齊將異其言遂釋之且使言其事於齊君遂還師魯得免於兵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三

因訪求婦人賜之帛號曰義姑姊其姓名則史失其傳矣於乎義者天理民彝之大端也義姑一婦人耳乃於兵戈危迫之際能全天理之宜割愛子之恩以全存姪之義遂致義感敵人卒安宗國視世之人背公義而溺私恩者平時尙然况顛沛流離之際乎然則義姑賢於人遠矣順天府尹王公惟善實爲邑人讀書而好義於義姑之事雖在千百年之前欲表白之以勵俗乃求士大夫之詩章以發揮其潛德詩凡若干首皆得比興之體諷詠之間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於世教不爲無補

因屬余序遂書其事於卷端云

東魯先生文集序

薛瑄

余少家食時聞東魯許先生善古文屢欲裹糧相從弗果長而遊宦京師始獲趨問先生不鄙賤余出示古文二十七卷余讀之竟乃知先生之文本乎浩然之氣也夫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得之斯有形斯有聲聲斯有言言極其精而文文極其精而古氣充之也苟自餒焉形聲雖具有言不文奚以古爲且文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三

所貴古者非取其辭不同於今意不同於人特以其道有合於古人爾古人之道順理而已氣充則辭達辭達則理順理順則道與古人不相背是以三代而下司馬遷充是氣而文古於漢韓退之柳宗元充是氣而文古於唐歐陽永叔蘇子瞻充是氣而文古於宋先生充是氣而文古於今文不同而同歸於古是皆天地浩然之氣貫古今而流通故先生之文或有若重林邃谷者氣之深遠也若羊腸鳥道者氣之曲折也若冰壺秋月者氣之清明也若太羹元酒者氣之沖淡也若波旋馬逸

者氣之馳騁也若天地包涵六合不見端倪者氣之沈
冥渾厚也若煙雲出沒萬狀莫測機緘者氣之摩蕩變
化也若鵬搏霄漢鷹揚原野龍盤而虎踞者氣之高邁
遒勁雄壯也文隨氣指氣隨文肆義無盡句勢無盡體
彼文學馬遷者見之以爲似漢學韓柳者見之以爲似
唐學歐蘇者見之以爲似宋不知果漢乎唐乎抑宋乎
質之先生先生亦不知其爲漢爲唐爲宋然則余知之
矣先生其不漢而漢不唐而唐不宋而宋歟何也氣相
似也氣雖相似而非氣者其能盡相似乎馬遷韓柳歐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三

蘇在當時皆不得大行其道身困志窮發爲文辭傳諸
後世先生十八舉進士第尋入翰林爲庶吉士歷官檢
討編修修撰老職館閣身在朝廷殆五十餘年望重位
隆涵養有素文章見於功業載在簡冊足以傳諸永久
又何其不相似耶此非氣不相似命不相似也命不似
復何損於文先生聞其言顧謂余汝論文乃言氣言命
理惡在余曰氣之浩然命之窮通悉有理以爲之主先
生曰汝言不泥可書以序吾文遂書其言先生名彬字
道中號養浩世家魯之甯陽學者稱爲東魯先生故文

集因其稱而名之

東魯先生詩集序

薛瑄

詩三百十一篇變而爲騷些選體古風律詩其體之變極矣世之作者雖代不乏人要皆有其實則形諸言者雖體之變不一而發乎性情止乎理義變之中有不可變者存焉此所謂言之精者爲詩而心之實有邪正則言之美惡不可掩也東魯許先生道中處心坦易好義樂善既有其實矣故其發而爲詩也雖多近體而和粹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三

春容沖淡高古無峭刻駁雜穠麗淺俗之失所謂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而變之中有不可變者先生之詩有焉先生自科第入翰林前後陞秩不離館閣者三十餘年負詩之重名於當時搢紳士大夫求之者日衆雖武臣貴家亦皆慕先生之名求其篇什而諷詠之先生之詩傳播遠邇一時爲詩者罕與儷焉去年冬余承乏大理先生自翰林陞大理少卿又轉太常今陞太常卿余得與之同朝先生出示所集俾題其端余因論詩之變不一而有不可變者禮義而已詩非發乎性情止乎禮義

又烏足以言詩哉先生之詩有得於是則不惟盛行於當時而傳諸後世也灼灼可信矣

贈王給事中序

增補

薛瑄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於有形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平減之一勺則耗加之一勺則滿者蹶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而進於無涯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三

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於小得則喜小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今之校官俗訾爲冷職恆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一旦去此而陟於尊顯能無德色者爲尤鮮也先人在鄆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爲司訓余侍先人側

前志王賢傳書薛文清爲賢弟子沿舊志之文也王霞舉以爲不然

今按此序賢與文清之父同爲鄆陵學官文清少附鄆陵學籍固應在弟子之列但未必執經受業故第稱先生耳迨作送王府尹致政序則文清

年位俱高故直稱其字非復曩時矣

竊觀先生之爲人

謹於自修勤於教人於凡學官有所修立盡心盡力若

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於是而不慕乎外視恆人之
戚於是者既有間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
將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既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穎出
一時遂有給事黃門之選余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
舉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
窺焉余因竊歎曰人臣之歷閭闔登玉階載筆紀事恆
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爲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
他等爲顯且榮也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
矜也難矣哉先生獨能視榮澹無二致處卑顯爲一節
更有大於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送王府尹致政序

增補

薛瑄

天順元年春順天府尹王惟善上章引年乞歸上允其
請行有日其親友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許道中合
凡交游賦詩以贈之屬予序予惟少而學壯而仕老而
歸斯實古君子進退之大節惟善以篤實之資正大之

學中永樂辛卯鄉榜初仕教職繼陞給事旋擢京尹敷
歷內外者四十餘年矣迹其所至皆有治蹟其爲師也
以古聖賢明體適用之學啟迪後進旦夕勤懇不倦士
子被其教而登科甲歷仕途著聲譽磊落相望及居近
侍封駁議論一出於公道蹇然有古名臣風京畿邦屬
土地之廣軍民雜處之衆租賦徭役之繁劇而難治倍
於方岳外府不可以十百計惟善能潔己率人循理爲
政干謁之私一皆杜絕事修於几席之上而人自得於
千里之外令行吏畏庶政不勞於文移之督責而自舉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三

府中遂落然無事雖古京尹有聲稱於載籍者殆無以
過之惟善尤謹難進易退之義自年未七十時已嘗上
章求退至七十累章乞歸朝廷以其年雖老賢而有治
才勉留者數四今又力辭不已始拜俞允之命夫以惟
善之少而學壯而仕老而歸克全始終無纖毫之玷缺
進退之大義誠無愧於古君子矣雖然壯而仕將以有
爲也老而歸獨無所爲乎惟善居鄒魯之邦締姻孔氏
飽聞聖賢之遺風今之歸又將尋沂水之勝窮舞雩之
樂以詩書禮義之教薰酣其鄉閭之良子弟俾修於家

達於邦出處進退皆以惟善爲法而能全古君子之大義則惟善雖老而歸猶有及人之功而其聲實之美著於當時垂之後世者爲何如哉是爲序

撫薊奏略後序 增補

張維樞 字子環明
溫陵人

天下稱抗直得言者曰臺省所稱得言之而兼得行之

者曰仗鉞與攬轡之任今少司馬督撫吳公 名崇禮 由名

御史四履淮浙畿關諸部露潤阜囊霜飛白簡其剴切

通達識者至比之賈傅陸忠宣乃公秘不以示人謂言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三

臺臣職耳卽有所興除利病亦巡方職耳何事翹人過
沾敢言名邪及公用臺端資望晉理棘寺益有于徐仁
恕稱天子念薊門重地弄印無易公者特賜璽書撫薊
公思薊內有神京外護陵寢直以項領而鎖鑰近郊也
屬歲之不易戚璫之驛騷營卒之時呼庚癸黠夷之陽
奉漢索而陰窺我虛實四難備矣且非塞外闕外之難
國門外實難密邇京師旦發夕聞謀夫孔多近乃生懼
誰敢哉徼寵靈而狃率常以幾幸乎維時與歲爭權有
災異賑濟諸疏與中貴爭民有橫璫凌監酷刑內使諸

疏日要月成察吏簡將以佐銓樞有薦糾文武吏諸疏
司農告匱部伍離次脫巾間不容髮有請軍餉戢鼓譟
諸疏綢繆桑土戒於未陰制夷而玩之股掌者預邪有
處啞拜修邊工諸疏其他炳炳麟麟登記於鈴閣而飛
奏於明光未易更僕然而體髀具是矣維樞昔以一同
奉令於越茲因入計獲卒斯業而歎公憂時之殷和衷
之雅與主上安攘注意之隆也公一仰吁未嘗不在社
稷一俯軫未嘗不在軍若民若邊防一遇大利害大疑
難未嘗不詢之後先督按與鈴下參佐靜酌而徐要之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三

當故發爲章奏也大言大福小言小福如農家之談耕
如丁刃之中族主上業以輦轂寄公因以宣力禦侮之
策俞公近郊急則畀公薊虜封事急則畀公上谷雲中
其朝奏而夕報可也固足扞神都徙左幕其疏上之而
中留之也亦足奪橫璫之魄而雪單熒之冤薊北千餘
里年來鋒銷鼓臥不至骨白而燐青者誰賜也則公帷
幄之籌精言而能精行之效也昔李贊皇明辨有風采
謀議援古爲質其討回鶻澤潞制勝決策受知武宗第
一被齧遂零落不振裴晉公退然纔中人幹略似遜贊

皇而所纂述蔡邕用兵與婉止幸東都諸疏草詞切氣
怡操守堅正歷憲穆文之朝名震異域常爲天下重輕
蓋贊皇才不勝伎而晉公量能居才故也公黜贊皇之
伎而尙其經濟具晉公之量而兼其遭逢度威譽德業
當必使外夷君長問年歲而顧瞻狀貌者是奏略安足
盡公公之伐應在采芑之章矣曰方叔元老克狀其猷
維樞竊以斯編爲壯猷一斑焉可也

新泉小序

張克文

明新淦人工部分
司主事見監司表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三

國家重河運輓東南數百萬粟方舟遡流達於京都者
南旺其襟喉而泉源其血脈也舊泉凡二百二十有六
處分濟南北兩流前人之計周矣顧發源之地連亘三
州十五邑山澗支流不一其道車馬弗通巡視罕及卽
濬其舊者而運道亦稱足也某奉命兼理之明年壬申
隆慶六年徧歷諸泉足跡幾數百里其曲徑危梁不能以輿
者躡履從之必窮源而後已故凡舊泉所出悉按圖順
治之顧圖之所不載者歷州縣而有之當是時胡不登
之圖策間任其汜濫而莫爲河助也召父老問故乃告

曰泉豈有窮夫則有限如開一泉必增數夫民力若之何是故使者不及睹有司不以報余進有司而矢之必不以泉益夫以水困民也惟取盈於舊泉額夫蠲其遠工調勻爲新泉之役如是而後民心悅遂報新泉凡得三百六十處合併而入河計所助者新舊泉相當水利視昔加多矣或曰糧運猶昔也水道猶昔也非有加也而新泉之水用之謂何是不知年例春夏之交不過南行回空諸船耳重運在秋則雨滂湧溢時方通漕可也近奉明例南避黃水運發初春檣帆萬艘取水爲多且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三

若今年春二月至六月不雨方之往歲宜河伯告竭而猶幸諸泉之流足濟重運使司是役者藉以追譴焉則其徼福於新泉者功德莫大矣余亦何敢利其流而忘其源也或又曰新泉之中有甚微小者顧亦取而濬之紀之何是不知河源需諸泉卽涓滴足爲助而弗之可遺此司水者纖悉計也抑不見聞之官夫遇水涸舟膠旣障之板又從而固之加蓆焉草焉曷故哉懼其涓滴之滲漏不資用也夫以涓滴而塞其流乃不涓滴而導其源可乎矧今不紀後將何稽故序其說付之梓如此

魯雅序

戴燦

明長泰人萬歷間任山東按察司僉事

客有攜魯雅過琅琊者謁不佞曰斯雅也是魯君子之

言而蛇邱張攀龍

登雲字

先生所彙集而奏者也使君賦

兩都振大雅於中原而今者實建節大東魯邦所瞻於魯得無意乎乘風而呼聲匪加疾而聞者遠竊願使君之先聲之也不佞受而卒業喟然歎曰美哉洋洋乎魯之聲備矣余何以先之哉蓋不佞少學詩而嘗貫穿於經緯之致竊聞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惟朝廷郊廟祭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三

祀燕饗迺用以升諸樂官其餘若閭閻士女之贈遺問答里巷氓萌之哀愁慰勞則皆列之為風卒不得偕雅歌同堂而競響何別之嚴耶一變而小雅則流離鳴鴻雁而行野懟婚姻德音喜車輦而餅壘傷蓼我悲歡榮悴之景總不離風人之標格而特以其變而不失正故終謂之雅雅之時義大矣哉春秋時七十二君長盟會無虛日魯雖褊小實與齊楚秦晉諸強國為雁行迨及僖公修泮興學畜牧戒戎當時自庭闈燕喜以至大夫庶士小大歡愉咏歌頌禱若駟有駟思樂闕宮諸什可

鏡云然而夫子刪詩不列於諸國而以參於商周二代之間他日又欲以一言蔽三百而以歸於駟之思無邪則天下之所以重魯與魯之所以重於天下者蓋所從來長遠矣明興聲教翔洽人文蒸鬱克列爲東藩諸下邑襟帶爲附庸其間公姓公族則振振之麟也名卿碩彥則雝雝之鳳也浸漬於洙泗之遺澤宣攄乎晉唐之近體觸物成詠合詠成歌則戛戛乎泗濱之磬而鏘鏘乎嶧山之桐也卽舉隴吟洛賦巴歛楚些趙瑟燕篴齊謳吳曲並道而陳乎亦不敢妄爲軒輊大都雍容沖淡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早

歸於無邪所謂變而不失其正猶有古絃歌之遺焉則謂之雅也亦宜攀龍雅負時望卓立詞壇辟諸魯山其龜蒙與迺猶孫碩膚而不有出而與魯國諸儒共其用意良勤且厚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延陵季子觀樂於魯而知周禮盡在二語魯一變至道安知禮樂之不復興諺云魯酒薄魯鼎重讀斯集者勿薄之爲酒而重之爲鼎則幾矣於是受簡於客而命墨卿

贈徐南圖明府入覲序

張登雲 見前

皇上御極三十有一禩亦既十朝諸侯矣明年甲辰春再循故事自京尹岳牧郡守州邑之長咸相與載績計偕往聽黜陟焉我甯邑侯徐公名汝先期戒行四民蔑不謀所以留之者已不可得於是釀而祖之將述其德政萬有一達諸考功以獻諸當陽侯之化也龔黎之願也登雲從諸鄉大夫之後乃拜手颺言曰孔子云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夫猛可爲政哉太史公曰本職循理亦可以爲治然自古名卿良牧駿譽耿耿至今不泯者又未聞以猛爲也茲豈夫子一時救弊之言歟嘻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聖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不觀我侯之涖政乎秉衷飭行樸厚淳龐蓋不與俗渾垢者稽其政則以偷利不可以爲行智術不可以爲法也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厥時權採芻如方隅未和一切催科之條念茲撫字保障之殷奚啻手足焉不爲不可成不處不可久卽外侮紛至受之不情者公惟鎮靜以遇之興其滯平其窾遂良祛蠹靡不包羅於儲與扈治出淮南子傲真篇高誘註衰大意也之中而不睹其有遽色疾言之象蓋侯也牆無耳伏寇不在側以此爲政將有布之天下而不

窵者何有於甯邑至其勸學禮舊課農惠商通匱振乏
諸所儲意官常者不具論論其艱且劇者邑在泰山闕
里中搢紳過是都已絡繹不絕矣近五嶺途關咽喉九
省冠蓋子午費出無算侯直苦其心調劑之至餽餽麪
麩悉出諸宮中以佐吾黎之所不給夫脂膏不自潤從
古已難而又潤吾甯邑抑維我公清約以裕民肅恭以
事上循乎理奉乎職厥中栗栗而寬然出之茲其耆宿
豪望無弗戴之歟不則偷利智術愚斯民之耳目則一
國詛兩人祝祝者豈能勝之哉卽劬碌勞力以猛威之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聖

無爲也歲癸卯馮夷不軌黃流警余司農謹然告急怒
焉動輦轂庚癸之慮疏鑿令下所司畚鍤爲勞孰無勞
者而我公第勞不可任塵沙則倚馬爲黍風雨則隨鳧
問津暨其行臥甘苦曠旭與役卒同之食無安箸夢不
帖枕則又五越月也是公於國計民生其能緩諸今上
所首仄席者莫茲若一當其意斯固所稱無負於位而
令司功氏操七寸管明識之曰以能保我社稷黎民尙
亦有利哉公固雲間上族也性自天植學有家程橋梓
伯仲之勳皆久徹楓宸宿耀載牒者公又且阜昌門蔭

全全永永之矣諺有之曰受君子與則多榮茲也朝正禮成天官卿且將明揚於庭顯錫褒進而燕饗之朝廷上下無弗與者無藉邑四民譽許榮也諸大夫乃合觴於闈胥命登雲援毫以代幣焉是爲序

參政甯公

名之鳳

陞任陝西廉憲序

史大成

國朝鄞縣人順治乙未狀元歷官至侍郎

歲庚子

順治十年

春

上諭銓部臣卿寺員缺其遴外之監司才品優者入補銓部臣列甯公名以進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三

上以九列秩優而職頗逸公故爲大郡稱良二千石秉憲於西兵輯民救今保釐浙東勸日爛俾暫敷厯繁劇以竟厥才詎不厚有裨民生哉無何陝西臬長缺主爵者以公擬填

上可之始公奉璽書來按婺婺之民方噢咻未息也噉鴻甫集兵呼庚癸而資糧雇履之供不時兵蹙於餉民蹙於兵孰主張是公至而規調兵食師宿飽而民孟莫不甯惟是其爲治也爲保障不爲繭絲其馭下也去害馬不東溼薪其菘民也左握芒黃右操鍾乳寬猛並行民以

春雨而吏以霜雪矣無何

王旅嘽嘽牧馬三衢蘭江上瀨輓者絳者肩者驅元元之衆以數千計文武官屬以百計芻糈儲峙用以無算計公席未暖而車馬載涂蒿目而籌咄嗟畢辦罔糜沸雲擾之患者公之力也前此海波屢揚

王赫斯怒敕橫海樓船滅此朝食急治戰艦不以歲計而以日計督府使者項背相望道路間縣官方捉襟於金錢而公奉督府命接浙而馳在甯綜理四郡之役區畫周至王事傍傍數月告竣蠶爾海逆猶灌瀆鯢鮪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四

天威所臨計成擒熟羊腍頃耳我公懋績當騰露布第一也百姓飲食公德方幸未艾乃一旦奪之卽盧扁操藥石使越人瘠而秦人肥於越人奚賴焉秣駟於郊載脂其牽公遄行有日矣婺士大夫父老惘然借寇不可得公之僚屬二千石以下以言走屬史子曰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幘幪也豈不信哉當控德之際調劑兵民有倫有脊是爲難耳婺方倚毗公爲長城一旦遷而之西脫地方猝有大兵大役旁午如前日疇爲紕定哉窺尾之民病非徒腫也又苦踈鑿秦與越何異秦與越幸

不幸何異且公下車纔半載在署未浹旬勞苦已至今
浙之臬使一時並缺

廟堂之上何不卽移公近補乃隄遷西秦徒使賢者匍匐道
路爲也史子曰諸君不見夫天駟之驥乎朝秣越而夕
刷燕其用良也又不見夫飲飛之用湛盧乎水以斷蛟
蜃而陸以剗犀兕急欲悉其材也夫國家無事之時賢
者常逸國家有事之時賢者常勞勞非所以異賢者

聖主求治方殷欲使賢者無不竟之才不得不勞之以艱大
之任賢者苟耽於逸而有所不肯自竟其才謂臣職何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巽

此非賢者所樂聞也且諸君亦知所以西公之意乎秦
居關中羯羶不均素獷悍而好犯法且今非無事之時
也隗災之餘呼晷未甯萑苻踰仗者時時見告省會邊
鄙之間兜牟短後之徒若鄧林而占籍恣睢輕扞厲禁
往往陰交亡命椎埋爲奸猾民苞蘖其間抗敝以巧法
者實繁有徒寘大獄織無告囹圄成市矣司邦憲者以
鷹擊毛摯爲治而刑不治不則惛惛無辨吏緣爲奸而
刑愈不治公嘗秉憲於西有澤於民甚厚民習其教化
素矣以公之才於素所萌芽之地治兵而兵無不治卽

何不治刑而刑無不治此

天子所以重勞公而西之意也

天子坐致太平行且思公黼黻之股肱良哉豈異人任公之澤被斯民廓如也此旦夕間事為畏壘之祠尸祝社稷乎公者豈獨八婺亦豈獨三秦而婺士大夫父老然後可釋其惘然也公僚屬二千石以下咸唯唯稱詩慰志焉始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繼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歡也終歌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言浙與陝均也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序

巽

蠶桑錄要序

黃恩彤 見前

古者蠶事與農事並重匹婦不蠶是謂失職自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后夫人躬桑親蠶以為民倡載在禮經至為隆備山左徐克舊域自古宜蠶懷襄初奠桑土肇興織文織縞列諸方物太史公傳貨殖亦曰齊魯之間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漢於齊置三服官 如今乘織造 輿服御咸取給焉蓋蠶桑之利溥矣自典午南渡淪為戎索厥後南北兵爭民靡安處舊俗漸失蠶功亦廢繇

是遺法傳入江南而河濟之間迄今渺焉難復余宦游吳越爰及嶺海所至觀風問俗野多閑閑之陰室有札札之響蓋鮮不以蠶桑爲亟比乞養歸田詢諸父老大抵視若緩圖間有富室閨娃蓬門寒女聞戴勝而夙興執懿筐以從事又未免鹵莽滅裂十無一獲偶有薄收得不償勞良由素乏講明罕喻厥理唐肆求馬洵可愧歎間於定省之暇取前明閣老徐文定公所輯農政全書流覽一過於中蠶桑一門頗爲詳悉惜其蒐採繁富尙少剪裁往往重複錯綜首尾顛倒閭閻寡昧之士猝

甯陽縣志

卷之十九

藝文

序

難得其倫脊用是殫心校勘重加排比芟冗錄要彙纂成書第爲五卷共分三十六目八十六條凡蠶事之利弊功過先後次序與夫桑之品類以及樹藝之宜採摛之方釐然井然寓目可了將於量晴課雨之餘與田翁野叟肄業及之俾各教其家相率而勤婦職非敢云復桑土之舊俗廣貨殖之遺編庶幾於方隅生計小有裨益云爾

